

doi 12 3969/j issn 1672-0598 2010 01. 025

# 昨日神话

——罗兰·巴特“今日神话”说的儒学格义

张淑萍<sup>1</sup>, 曹进<sup>2</sup>

(1 兰州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罗兰·巴特发现今日神话是隐藏于大众文化中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文中的昨日神话指主导了中国古代思想界几千年的儒家仁学价值体系, 其核心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香草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最能体现昨日神话在中国的存在性和渗透性。

**[关键词]** 罗兰·巴特; 传统神话; 今日神话; 昨日神话; 香草

**[中图分类号]** I65 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10)01-0137-04

## 一、传统神话、今日神话和昨日神话

马克思认为传统神话与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能力有关, 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就“神话”二字的汉语意思而言, 顾名思义, 神话乃神说的话, 是创作者和讲述者能从中体悟到神性且信以为真的叙事形式。在古希腊文献中, 神话一词传达的是这种叙事形式所显示出的话语的力量, 是神话讲述者和听众对叙事内容的敬畏和信任态度。神话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 有一定的虚幻性和欺骗性。作为叙事形式, 神话旨在建立一种秩序。正如功能派神话学家马林洛夫斯基所言: 神话的功能在于提升某种意识形态, “将传统溯到远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量, 更有价值, 更有声望。”同时又贬抑某种行为, “化解一些永恒对立的矛盾, 超越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和焦虑, 恢复心理的平衡。”从而居高临下又微言大义式地划定一套章法与秩序, 渗透至人类心灵深处, 教化人类规约并检点自己的行为。

当历史发展到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今天, 物质享受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准绳, 价格成为衡量产品档次的标准, 消费品成为衡量一个人品味的标尺。人类社会占主流的从此便是物欲, 享乐和消费等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法国当代符号学家罗兰·巴

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现象, 并发现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扮演了神话的角色, 他称之为今日神话。如此称谓是与传统神话相对而言的, 传统神话表现超自然的力量, 而今日神话是指存在于人类现阶段现实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核心是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是今日神话的载体, 其丰富多彩的形式无不表现着同一个主题——今日神话。其能指(形式)是丰富的, 外显的, 直观的, 由语言符号、图像符号和音响符号等构成; 所指(今日神话)是隐晦的, 含蓄的, 相对单一的, 但却是尊贵的。能指的狂欢旨在谄媚藏于其后的所指, 再现今日神话。今日神话与传统神话的性质, 功能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今日神话的渗透性更强从而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适性, 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蔓延,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最终成为人类精神王国里的灯塔, 引导着人们的精神走向。

既然在物质文明极度匮乏的原始时代有传统神话撑起了原始先民的天,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又有今日神话引领着人类总体的价值取向, 那么在历史发展的中期阶段是否存在“昨日神话”充当着人类的精神航标, 带领他们驶向希望的明天? 和现阶段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流的情况相

\*[收稿日期] 2009-1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 (07JA720019)

[作者简介] 张淑萍 (1972-) 女, 汉族, 甘肃定西人;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讲师, 在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任教, 主要从事符号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研究。

似,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渐进史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意识形态领导者的地位,是昨日神话的体现,其核心是仁学伦理价值体系:以仁为形而上的目标,以礼为形而下的实践,而具体的实践步骤是君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养成学,从一个人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构成一个不断展开、循序渐进的上进过程。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就是大学三纲领中“明明德”的功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是第二纲领“亲民”的发扬,也体现了孔子仁学价值体系其实质是政治性的。而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表示每一阶段调整得恰到好处,达到第三纲领“止于至善”的状态,即“仁”的境界。

这一渐修步骤和范式,要求读书人循此路跋涉,尽头是至高无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内修功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性外用彼此汇通,以其至高、至善、至美而又缥缈,模糊和抽象成为文人士子饲养精神饥渴的精粹,造就了仁人志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品格,为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奠定了人格基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的入世情怀。又因为统治者以此来衡量文人士子的德才程度而使这种修身具有现代社会文凭般的功利性,“学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所有读书人为获得精神、物质双丰收,便奉此为圭臬,终生寻觅、追求。整个社会以此为利人利己,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于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两千年之久的昨日神话。

## 二、香草在《离骚》中对昨日神话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最能反映昨日神话存在性的是香草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香草以其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内性美和自然天成,美轮美奂的外形之美往往成为文人眼中最理想的符号,意指自身遵照圣训践行并内化了仁学价值体系,具有恒常的高贵品性,道德情操和卓越才华,以期博得有识之士的赏识,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机遇。香草的这种媒介作用是由昨日神话的特征来决定的。仁学是君子养成学,要求君子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精神目标为主要生活目的,然此

伦理价值体系是微言大义下的抽象范畴,内修和外用的每一步所能达到的程度和状态有一定的模糊性,没有具体的量化尺度和标准,文人只能用委婉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将自己比作为品质优良、色香俱佳然“为谁零落为谁开”的香草,期待慧眼的伯乐。在这种价值体系下形成的中国文风和话语风格未免都带有含蓄的韵味:模糊而意味绵长。

香草喻美的历史久远,在《诗经·陈风·泽陂》中:“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以蒲、荷之美比兴美人之美。在《荀子·议兵》篇里,香草的意象已经从表层的比兴美人升华到深层的喻指美好德行的符号:“其民之亲我,观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但它作为昨日神话的载体却始自屈原。屈原才华横溢,品德高尚,也曾居高位,实现着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但后来个人的失宠落魄与国家的风雨飘摇使他有国破家亡的危机感和表白,举荐自己的紧迫感,所以在《楚辞》《九歌》《九章》里他大量借用香草之美隐喻自己德才之美,期待怀王能回心转意,再度赏识。经过屈原的高扬,香草成了古代文人以隐喻的方式来含蓄地表达自己修身的结果:品之高、才之美的符号,也成为昨日神话赖以寄存的载体,引导着中国文人两千年来的进取方向,塑造着中国古代文人整体人格特征。

在《离骚》中,屈原创用铺张的香草比兴来彰显自己格物致知的艰苦修身历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以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又“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联缀“秋兰”“江离”“辟芷”成佩饰;再“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傃傃”,用木根串“薜荔”“菌桂”“蕙兰”“胡绳”成香草索,与佩饰一起披在身上。同时,内外兼修以达到诚意正心的目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里香草只是媒介,昨日神话掏空了香草本有的意义——香、美,通过类比以隐喻的方式使自身潜入其中,成为才智、美德的代言人。以芰荷为衣芙蓉为裳,秋兰等为饰,餐秋菊之英,饮木兰之露,日常生活的完全香化和美化意指人之为人所能达到的至高、至善、至美的修养境界。这是人接受并践行昨日神话所能达到的极致。然而,即使拥有最高的修养,屈子仍在“上下求索”,为的是传播神话,使之渗透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深入到万民心底:“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

芳芷。”

### 三、香草在后世诗歌中对昨日神话的体现

作为昨日神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非只在象牙塔中流转,儒学被千百年来奉为正统国学的政治保证,儒学大师的刻意传播,儒家至理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劝诫,使之在全社会渗透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几千年。无论富贵显达抑或穷困失意,都应“修身”。“修身”是基础,是为人之本,处世之道:遵照“学而优则仕”的规律从精神上自我规范,自我完善,具备成家立业的小能力和治国平天下大才华。然后能级进取仕最好,如果不能,做个鹤立鸡群然闲适淡泊的小老百姓也受人敬重,清闲自在。所以昨日神话也在普通百姓中弥漫,深入人心且根深蒂固。

作为昨日神话的载体,自屈原后,香草意象在中国从古到今的诗歌中占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且扮演着独领风骚的角色,其独特品格经常成为文人意指自己的品行和才华的符号。在《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新植海石榴》二诗中,柳宗元以木芙蓉的冷艳,红榴的安然,海石榴的坚韧意指自己的出类拔萃、品行高洁,在艰难遭际中依然刚直不屈、保持坦荡荡的胸襟。张九龄在《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中,以橘的“岁寒心”意指人品格高尚,却怀才不遇;其“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中,以兰、桂的“本心”勉励人不管境遇如何,都应处事不惊,保持自己的本色。

兰与菊梅竹因具有独特的秉性而被称为花中四君子,是文人雅士自况的首选符号,也是昨日神话的最佳体现者。兰居幽谷,处深山,清新幽雅,馨香远馥,不以境寂而色逊,不因谷空而貌衰,遂成为谦谦君子的象征而拥有高洁坚贞的人格魅力。曹雪芹用“气质美如兰”形容林黛玉的不同尘俗,“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枚乘《杂诗》)与“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杜牧《兰溪诗》)中兰的清雅意指人的恬淡。又“仰子游群英,吐词如兰馥”(韦应物《西郊养疾闻畅校书有新什见赠久仰不至先寄此诗》)与“良朋比兰蕙,雕藻迈琼琚。”(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中以兰的清逸风韵比拟高洁人士。朱熹《秋兰》“秋兰递初馥,芳意满冲

襟。想子空斋里,凄凉楚客心。夕风生远思,晨露洒中林。颇忆孤根在,幽期得重寻。”诗人以兰为知音,孤独的自我在馨香、高洁的秋兰的陪伴下得到慰藉。郑板桥以兰述志:“此是幽贞一种花,不求闻达只烟霞。采樵或恐通来径,更写高山一片遮。”(《兰》)绝意仕途,远避尘嚣,洁身自好之心溢于言表。

菊,丽而不娇,美艳与风骨同在,与世无争,怒放于百花凋零之际;傲然临霜,尽展其万方娇媚之态。晋人陶渊明以菊花自况,菊花的幽香馥郁堪比自己才华横溢,然它的不争、矜持和超脱的气度与自身淡泊脱俗、孤芳自赏的性情相通,斯人是菊,菊乃斯人!他因“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遗民郑思肖以菊花“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气节勉励自己,以菊花宁干枯枝头,也不愿委落尘泥的品格意指自己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行。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黄巢“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咏菊》)等诗篇在为菊孤独的壮美所折服的同时也为之感到遗憾。《红楼梦》中林黛玉也曾赋诗三首《咏菊》《问菊》《菊梦》以菊的“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意指自己俊逸灵秀,清新脱俗的品质。

被称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花因其生长环境的严酷而与人的社会境遇形成类比,同时,松、竹的经冬不凋,刚劲挺拔,梅的傲而不俗,凌寒吐艳,且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愈添飘然风仪,使之成为骨气和韧性的象征和最具代表性的昨日神话载体。文人士子以此三友的铁骨冰心意指自身在庸碌卑俗的社会大染缸里为追求至善境界而做的艰难修身历程,并含蓄地表明自己业已具有岁寒心,品行高洁且坚韧不拔,能够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李商隐《题小松》“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以青松不争然恒常的品质喻诗人自己不随波逐流的刚正节操。

陆游在《梅花绝句》中幻想终身能与梅花相伴:“何方可化身千亿,一对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是因为梅花开时不畏霜雪,凌寒吐艳,落时不恋春光,潇洒自如,来得光明,去得磊落:“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落梅》)。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梅不畏寒,寒香俱来,满目娇色,纯净洁白,风雅至致。卢梅坡《雪梅》“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中,雪助花妍,风送香来,雪因梅而透露出春的信息,梅因雪更显出高尚的品格。

竹,筛风弄月,轻而不佻;随遇而安,潇洒一生。它刚直、谦逊,不亢不卑,常被看作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征。郑板桥述其“细细的叶,疏疏的节;雪压不倒,风吹不折”(《题墨竹图》),“不是春风,不是秋风。新篁初放,在夏月中。能驱吾暑,能豁吾胸。君子之德,大王之雄。”(《竹》)。贡性之赞叹“此君节操独凌寒,冰雪丛中更耐看”(《雪竹山房》)。王吉感慨“夜里照时金琐碎,清风拂处玉玲珑。岁寒别有非常操,不比寻常草木同”(《咏竹》)。朱元璋欣赏道:“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咏雪竹》)。竹的这种随和心性和高风亮节足以使高洁人士产生共鸣,抚其伤痛,慰其心灵,励其斗志,表其节操。苏东坡

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总之,作为昨日神话的载体,香草反映着一代代中国文人志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艰苦历程和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的终成正果。同时,香草意象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也含蓄地引导着中国文人的努力方向,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传播着昨日神话,为其深入人心和长治久安做出了贡献。

#### [参考文献]

- [1] 谢国先. 神话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神话的本质[J]. 思想战线, 2008(3): 137- 138
- [2] 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李安宅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127
- [3] 叶舒宪. 神话的意蕴与神话学方法.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2(2): 219- 229.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 Myth Yesterday

—— Interpreting Confucianism in Roland Barthes' Myth Today

ZHANG Shu-ping<sup>1</sup>, CAO Jin<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Myth Today is created by Roland Barthes, which indicates middle class ideology hidden in mass culture, whilst Myth Yesterday here refers to Ren of Confucianism that guided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and its essence was investigating things, attaining knowledge, being sincere, amending the mind, disciplining oneself, regulating the family, ruling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Herb in age in literary works can reflect the existence and penetrability of Myth Yesterday well.

**Keywords** Roland Barthes, Myth tradition, Myth Today, Myth Yesterday, herb